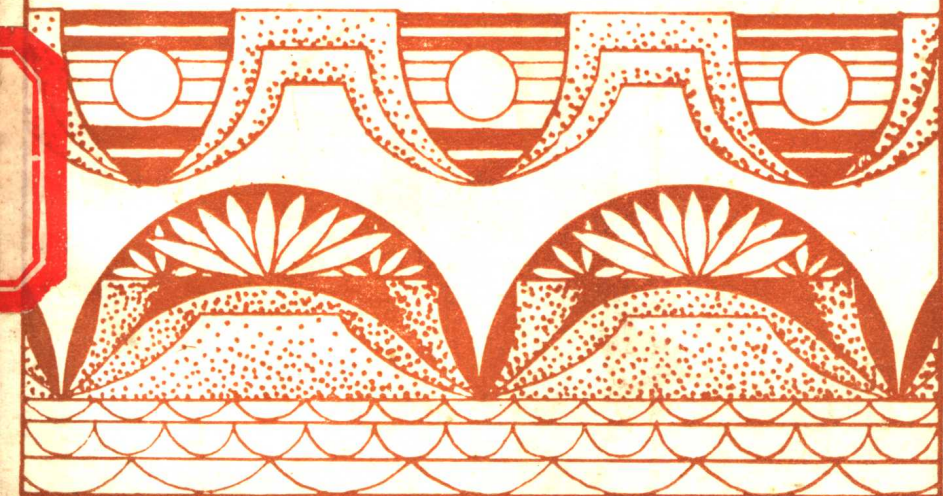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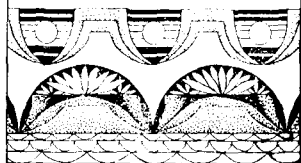
伊瓦魯河畔

白 朗



伊瓦魯河畔

白 朗



花城出版社

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

伊 瓦 鲁 河 畔

白 朗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)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广 东 第 二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 X 1092 毫 米 32 开 本 4.75 印 张 2 插 页 75,000 字

1934 年 8 月 第 1 版 1934 年 8 月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1—27,000 册

书 号 10261·435 定 价 0.53 元



白朗

摄于一九三三年在哈尔滨《国际协报》主编《文艺》周刊时

PA741/04

目 录

第 一 辑

伊瓦鲁河畔	2
轮下	29
生与死	66
一个奇怪的吻	85

第 二 辑

探望	104
女人的刑罚	122
珍贵的纪念	138

第 一 辑

伊瓦鲁河畔

满洲国旗黄又黄，
一年半载过不长，
东洋虎，
满洲狼，
一股脑儿见阎王。

伊瓦鲁河岸上有一种粗犷而无韵调的歌声，在四月的春风里骚动着，隔岸辽远的东方，黎明正藏在那边白桦林的云雾之下，而伊瓦鲁河的上空，却晴朗得象无边的海。北归不久的小燕儿，在这无边的海里浮着，是那末迅速的。

歌声寂寞下去了。当歌声又起的时候，沿着伊瓦鲁河的河岸，有两匹马拖着一架犁杖和一个掌犁的庄稼汉子出现了。马颈下系着那小铃铛象磬似的清幽幽地响起

来，合着那粗犷而无韵调的歌声，播布到四方去……回来了，从不知名的远处，回来了模糊的反响。

河，田地，天空，都安静得象一张有彩色的山水画。歌声停了，马儿又在兴奋之下嘶叫了，随后又能听到那清幽幽的铃铛丁丁的响了，它们总是间歇地循环着，犁刀翻起去年又黑又松的垄沟，前进……

日头从云雾里爬出来了。

同样的调子，而是和粗犷相反的声音，远远地开始跟粗犷的歌声对抗起来，有时，它埋伏在丘岗下面，歌声就变为深远，有时，它冲上了丘岗，立刻又脆快而高亢。而且它们接触得越发近了。

掌犁的汉子向迎面走来的人大声的说：

“长腿三……唱吧，使劲儿唱吧！”

“为什么不使劲儿呢？你看，”长腿三指着附近的村子说，“咱们也要变黄了！往后再唱这歌，可就不容易啦！”

“长腿三，你的胆量哪儿去啦呢？还是唱啊！不管他怎样，该唱还是唱！”

“行啦，留着你的命吧，留着有一天人家来占你的地的时节拚吧！”

“自然是的，咱们的土地，谁打算给夺去，那可不行，这一块地有咱们祖宗的血和汗，有咱们祖宗的骨尸。长腿三，你想想一个后代，眼巴巴的看见人家把自

个祖宗的骨尸盗去，那还叫人？”

“贾德，冲这话，你小子有骨头！咱们的祖宗的后代全是硬棒棒的，不是这样，咱们简直不能认他是中国的子孙，贾德，你说呢？”

长腿三向贾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，贾德好象没有十分了解似的，至少，他以为长腿三不能牢实地相信他，有向他讽刺的成分。贾德这汉子是不能信服这个的，可是，他并不要跟长腿三吵架，而是郑重其事地指着长腿三担负在肩膀上那个明亮亮的锄头起誓：

“长腿三，你记着，我贾德若不是掏心说话，立刻就死在你的锄头下！”

长腿三笑了笑，扛着锄头走到贾德的犁杖跟前。

“到底宣抚员是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弄不大清楚呢。”贾德把缰绳往后一勒，犁杖就站住了，“依胡老大的儿子说，是一个人，是东洋人呢？还是满洲国人呢？他也不知道……我想，反正是个坏蛋，冤家对头！若不然，为什么强迫咱们家家户户插黄旗？”

“听说，那些旗，全是宣抚员派人送来的，真他妈的熊人，一张花花纸，一条子树枝，就硬要一角钱，哪来的王法？……喂，贾德，老村长那面布旗，倒大哪，你看见没有？”

“早看见啦！鸡一叫，那旗就挂在大门上，这回真叫势派：搭一个排楼，还搭一个小戏台子……”

“那全要咱们摊钱的……”

“哼，摊？我叫他摊炸子儿！”

“敲钟的时候，你去不去呀！村长说，不去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不去，他不让去还不行呢，我非要看一看不可，宣抚员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对，看看，咱们一块儿去……”

贾德的缰绳上下抖动了，犁杖开始前进着，又黑又松的土，被刀割成两行。他们背向着背，距离渐渐地远了。

犁杖好象一只流线型的汽艇，在大地上挺进着，他的顶尖上一劲儿翻起土的浪花，被翻出来的长而肥的蚯蚓，宛如成群的鳗鱼在大海里游泳。

贾德呢，他的外貌和无声无息的天空，和伊瓦鲁河一样的安静，然而，他的心也正如天空中的云和伊瓦鲁河中的水，奔狂不羁地流动。当他的犁杖爬上高岗，他就昂起头来向西了望，漂筏村，一百多户人家，掩盖在垂柳和榆松的下面。那儿有几十条烟从不知揭换过多少次茅草的房子顶上冒出来，把柔软的上空突破，一直升起，而后在一个相当的高度停住了。

这些，并不是贾德所注意的，它和他已经足足有二

十八年的结合。什么都是恶熟烂旧的了，所以没有引起他注意的必要。而特别使贾德注意的，却是在他目力所及的地方，小旗子的招展。

“唉，操他妈的。”贾德气愤极了，全身好象受了寒风似的打着战慄，“一下就变啦！……好，我预备一条命，看你能变到什么样儿？”

贾德的犁杖经过他祖宗的坟茔。于是，他把马勒住。

他在他爷爷坟前磕了三个头，爬起来又在刚死不到半年的爸爸坟前磕了三个头，然后，他就跪在那里：

“爷爷，爸爸，东洋大盗要来了；可是，你老放心，我宁肯死在这儿，我也不能把你老的骨尸抛掉……你老有灵有验，快叫我变成三头六臂吧……”

贾德两眼泪汪汪地站起来。他随便拍了拍挂在膝盖上的泥土。

犁杖转了个弯子，冲过另一道垄沟。

他看见一个人向河沿走来。贾德看得准确，那是他们村子里外号叫做阮小七的杨万镛。

“小七，”贾德大声地叫着。杨万镛在半里以外健步飞来，并没有回答。他只高扬起他的右手，表示已经听到了。等小七走近的时候，贾德很殷勤地问道：

“做什么去？小七。”

“你不要管。”

“你瞒不了我，我是刘伯温——”

“告诉你，不，不许你……胡……说八道，”小七面红耳赤，顿时也口吃起来，“你要是……走走……漏了……风声，提防……你……你的命！”

“为什么对我这样？小七，你为什么这样凶横？”

然而，小七并不向贾德解说什么，他的大拳头往贾德的鼻梁上虚晃一下，就匆忙地向河沿走去了。

“为什么对我这样，小七，小七，我祝你一路福星啊！”

贾德的犁杖又停下了。他的眼睛却一会儿不停地望着杨万镗的背梁，在河沿上，杨万镗怎样脱了衣裳，又怎样把衣裳卷成一个小团，举到头顶上，怎样漂出半截身子到了河东沿，又怎样穿上了衣裳头也不回地往东走去，他全看得一点儿不漏。

犁杖虽然又动了，可是他的眼睛，依旧牵到杨万镗的身后，一直等那短小的黑影，模糊地从他的眼睛里消逝了。

刚到中午。在村长院子里那个告警的老钟嗡嗡地响了。

接着就是老村长和四五个比较说得出的角色陪着宣抚员走出了大门。宣抚员的三十名护卫兵，全武装荷枪

实弹地跟随在后面，一齐往大门前一块广场上新搭成的小戏台走去。

人们从不同的地方，向小戏台集拢，他们全是张大了怀疑的、敢视的、而且好奇的眼睛，对着小戏台不断地扫射。孩子们埋在大人的群里不走正轨地乱窜，他们却是坦露着快活的预感；可是为什么要快活呢，那正和小狗看见一个不相识的贵客就莫名其妙地乱摇起尾巴一样。

“妈呀，为什么搭戏台呢？……要唱戏求雨吗？又不象是……”

“妈，回去把二姐也抱来吧，多热闹啊……”

“若是有奶，今年我要买一杆扎枪。”

类似这种多是带着渴望的欲求，在大人的集团里，全都碰了壁，然而，那些孩子仍是不识时务地在大人的身后嘀咕着，擦着小脚，终于有的挨了顿棒，有的挨了顿骂，于是这小的空间，就在呜咽与生气之下岑寂了。

在台子的正面悬块木匾，一张大红纸，用臭浆糊贴的非常糟糕，木匾上很明显起着一排一排的折绌，当中四个大字“王道乐土”，是老村长用唯一的“柳体”挥成的，但却不大“唯肖”。

“唉，老夫子，”一个农民向一个人家都称他做“土圣人”的白须老头子问，“发发慈悲，告诉我那匾上写的

是什么字？”

“呃，呃，这是老村长的手笔，真好。”

“真好。可是，是什么字呢？”农民追问。

“那是王……王什么，什么土。”

“什么土呀，老夫子？”

“罗嗦，你们总是好刨根问底的，……告诉你：那是大烟土！”

“‘王大烟土’、‘王大烟土’……嘿嘿。”

那个农民向圣人尊严地笑了一下，嘴里翻着唾沫念着：“王大烟土”，挤到另一人堆里。

“闪道！……闪道！”

一个最单纯，最威武的叫声，在人们的背后冲过来了。于是，所有的脑袋，好象被一个总机关的扭动，一齐向后扭转，所有的眼睛全是带着贪婪的探索。一行列，仿佛是一条有毒的巨蛇，从人群里傲然地穿过去，爬上了台子。

“听着，康乐皇帝的黎民们，”老村长用尽了元气站在台子上喊，最后那三个字完全带着咳嗽喷出来的而后他又压着咳嗽，“你们应当跪下，宣抚大臣来了！他带来了皇上的圣旨……听着，你们应当跪下！”

老村长说完之后，往台子旁边，倒退两步，首先跪在那里。然而，台下的人却强直地屹立不动。这时候爆

竹突然劈剥劈剥地响了，台上一个穿着长袍短褂的中年男人，迎着那急骤而脆快的爆竹声，向前移了两步，大声说道：

“我非常荣幸，我非常快活，今天我奉了康乐皇帝的意旨，来到你们这个小村子，想不到你们举行了这样隆重的欢迎仪式，你们这样热烈地都来参加，足见你们这些诚朴勤苦的农民们，早就爱满洲国，早就赞成满洲国了。”

“说鬼话！”

这一个响亮的怒吼，突然从台下的人丛中冒出来，正象晴天里的霹雳，把宁静的天空砸碎了。人们呢，立刻起了一阵巨大的纷扰：涌动，噪杂，骇叹，一齐象海潮似地卷向台脚下去，台子和台子上的人，整个在战栗着，在摇撼着。

爆竹停止了。

宣抚员非常震怒，他握紧了拳头，伸长脖子，如同决斗时的姿势，时而回头看看自己的武装的护卫兵，时而又看看台下朴实而坚固的人群，他心想：我可以对付你们的；然而他又一想，那个念头就立刻打消了。而且，在他的眼前仿佛有一块不祥的暗云在浮动，这时候，他原有的姿势化成一滩脓，而且，他把讲得烂熟的，千

篇一律的开场白的下文，一时也弄忘了。

他想另以息事宁人的演讲词，来表示满洲国的仁恕，同时，他也要表示这不是屈服。于是，可把堆脓的姿势振作起来，态度和语言的平和，简直象个老练的传教师呢。

“说这话的人，是谁，我不追究他，你们从这一件事情上，可以相信：满洲国对于你们老百姓有多末大的宽恕；但是你们应当明白只有永远赞成满洲国的百姓，才能有永远的安居乐业呀，你们的世世代代不都是安居乐业，幸福才落到你们这一辈后代人的身上吗？你们不要太蠢啦，你们要比前一代人更聪明才行，生在王道乐土的满洲国的百姓们，唯有‘聪明’才是一条生路。”

台下没有反响。于是宣抚员的语气变为强硬了。而且承上一转，就转入了宣传王道的主题：

“从前土匪该多末凶悍愚蠢哪，自从满洲国立国以来，那些凶悍愚蠢的土匪都变成聪明啦；归顺的归顺，招抚的招抚，这就是一个真凭实据；在王道乐土里没有反叛，并且也不容许有反叛，假若有反叛呢，那是比猪还蠢的东西了……那种人有一条路，什么呢？是一个死！是一个死！”

老村长的腰突然弯了下去，很明显地是受了宣抚员的恫吓了，而台下庞大的人群，恰与老村长相反，头部

昂直，胸脯挺起，他们象预备格斗的雄鸡抖擞着美丽的羽毛，然而他们没有美丽的羽毛啊！他们抖擞的是：朴素的衣角。

“现在，还有一些不知死的鬼，”宣抚员向台下扫视一周之后继续说，“自称什么义勇军，什么抗日军，到处奸淫抢掠，祸国殃民，这些东西都是顽强的土匪，满洲国正在连同友军扑灭他们，不久他们就要全数死亡啦，你们良善的百姓们，都立刻跟官兵联合起来，一致向我们的敌人进攻，你们明白吗？扶助国家，等于扶助你们自己……”

“来，把这小子扯下来，别让他撒野啦！”

声音跟先前的一样响亮，而且这次的纷扰，却比先前扩大了。

这时候台上的话剧，突然转为恶劣了，全武装的护卫兵，一齐冲到台沿上来，老村长为防止意外计，连忙爬起来跑到后台去撤梯子。于是台下的人群，就象看一出顶糟糕的戏似的，完全恶意地暴叫着，跺着脚，有一只大泥鞋飞到台上去，可巧打中了一个护卫兵的脸。他喊道：

“谁？操他妈的！”

应声一个响亮的回答：“你老子！”同时这个人更要表明是他，就全身使劲向上亢动，土黄色的多棱的秃头，